



“雖由人作，宛自天開”

陳從周《說園》

公務員事務局
法定語文事務部
總法定語文主任鄭建華

中國造園有悠久的歷史，中國園林也有其獨特的風格。大江南北的名園多不勝數，要走遍天下名園已是難事，要懂得如何品味就更難了。坊間有關園林的書籍，不是偏於歷史流水帳式的引述，就是類似旅遊指南，真正從學理上闡發園林真趣的並不多見。陳從周教授的《說園》，讀來使人既得閑趣，又得理趣，最是難得。



無窮。五篇說園文章，展示的是豐富多彩的園林世界，而文章本身也像山水佳境，同樣美不勝收。

在《說園》諸篇裏，陳教授繪聲繪影地講解構園的理義，結合中國園林發展史，引領讀者由淺入深地學會欣賞中國園林。一般論著對現存的古典園林大多只褒不貶，但《說園》卻每有針砭流弊的卓見。例如說到曲橋：“有些曲橋，定要九曲，既不臨水面（園林橋一般要低於兩岸，有凌波之意），生硬屈曲，行橋宛若受刑，其因在於不明此理（上海豫園前九曲橋即壞例）”。對於現代建築破壞園林美態，陳老更深惡痛絕：“巨大山川，古迹名園，首重神氣……今規劃風景，不解神氣，必至庸俗低級……若大起華廈，暢開公路，空懸索道，高樹電塔，凡此種種，山水神氣之勁敵也”，說來感慨良多，一針見血，教人折服。

《說園》是介紹中國古典園林的著述。作者陳從周教授(1916-2000)，號梓翁，浙江紹興人，中國著名的古建築、古園林專家，也是知名的散文家和畫家。《說園》共收五篇文章，是陳老的代表作。不管是專業人士還是普通讀者，細讀這幾篇美文，都會不期然沉醉在字裏行間，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藝術那份濃鬱芬香，也可從中領略到中國古代建築和園林景物的精妙神韻。

近現代文人也有描述建築的佳作，魯迅的《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》、豐子愷的《告綠綠堂在天之靈》、朱自清的《松堂遊記》等，百讀不厭。陳教授的《說園》則另闢蹊徑，把園林的描述和造園手法結合，賞文之際，又有實際的知識得益，不可多得。

如果只是談論造園技術，《說園》不過是一部工程類的專著。但陳教授以寓理於敘、託物言情的語調細說園林，駢白兼採，筆底煙霞流瀉，俊逸清雅，韻味

明人陳眉公說過：“文章是案頭的山水”，《說園》正是這樣可以當作案頭山水的小品。五篇美文清麗可誦，引人入勝，談景言情，論虛說實，對造園理論、立意、組景、動觀、靜觀、疊山理水、建築栽植等諸方面都有獨到精闢的見解。葉聖陶先生評述《說園》“熔哲、文、美術於一爐，以論造園，臻此高境，欽悅無量”，誠非過譽。《說園》初版於八十年代；新版去年面世，增收了百多幅蘇州園林照片，相得益彰。

根生，葉安得不茂？

《論衡·虛第十八》



椿庭萱室

典問

每年母親節，什麼花特別搶手？當然是康乃馨。康乃馨象徵母愛，這是西方的傳統。其實，中國自古以來已有象徵母親的花草——萱草。

萱草，又稱諼草*，傳說可以使人忘憂，因而稱忘憂草。詩經《衛風·伯兮》：“焉得諼草，言樹之背。”詩中“背”指北堂，古時婦女的居室，後世遂以“北堂”借指母親。《伯兮》描述婦女思念遠行的丈夫，希望找到忘憂的萱草，種在北堂上，以解憂思。後世以“萱堂”指母親的居室，喻指母親。“萱堂”也作“萱室”和“萱闈”。

隋朝末年，李世民與父李淵征戰南北，其母思兒成疾，大夫以具有明目、安神之效的萱草煎湯給李母服用，並在北堂種植萱草，以解其憂。後世遊子在遠

行前，會植萱草於北堂。此後“北堂植萱”引申為母子之情。

萱草象徵慈母，椿樹則喻指父親。《莊子·逍遙游》：“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為春，八千歲為秋。”因椿樹高齡，後世用以比喻長壽。世稱父親為“椿庭”，其中“椿”即為壽考之徵，“庭”則是“趨庭”、“過庭”**，後人綜合兩者，以“椿庭”指代父親。

“椿萱”、“椿庭萱室”現已成為父母的代稱；“椿萱並茂”則喻父母健在。

* “諼”與“萱”粵音同讀作“園”。

** 《論語·季氏》記孔子在庭中（猶廳堂），其子伯魚趨而過之，孔子教以學《詩》、《禮》，後世遂稱父教為庭訓。